

直奔农民地摊

□石路

悬着的那颗心，吊了一个多月，终于落地了。

自从那天得知小镇农贸市场要搬迁，落户新造的室内集市，我就担心原本属于农民的地摊，还能否有他们的位置。这些地摊，都是周边农户自给自足的产物。他们种出来的各种沾着露水的地皮菜，主打一个天然，随季节而生，熟了，就采下来，应时落地，尤受居民青睐。

这些年，我上农贸市场买菜，首选的就是这些农民的地摊菜。看到这些菜，就知道是什么季节。比如，见着地摊上的青椒、茄子、丝瓜、空心菜、长豇豆，就知道是到了炎炎盛夏；瞧着洋扁豆、芋艿、菠菜、莴笋、莲藕，就明白已过了立秋。这些菜，是二十四节气的符号，是农民心中希冀的一部分。

与商贩的摊位相比，农民的地摊往往不起眼，每个人占着很小一块空地，上面一小坨、一簇簇菜品，少有堆起来的。本身自己种的又不多，大多在宅前屋后几分地里种上些。一些农民自己还舍不得吃，一大早上地头，专门挑品相好、熟了的水果蔬摘。夏天冒着暑气，冬

天迎着寒风，一年四季从来都不知道辛苦。仅仅为了这一点蔬菜？绝不是。现在农民也不缺那点钱。上市场卖菜，其实更多是一种满足，是对自己，对土地，对生活的坚守。

曾问过这些农民，他们说，卖菜是晨起的第一份作业。与人分享抑或贡献是对农民最好的诠释。“自己种的，家里留点，多下来去卖，大家都能吃得到。”不少买菜的人说，反季节菜不好吃，总觉没熟，少了原味。是啊，因此农民自己种的菜，天然，就特别受人看重，现在都讲绿色健康，这些菜就是保健品。

在小镇生活久了，我买菜还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看到某个农民地摊上的菜是自己所需，且各自量不太大，往往就一股脑儿全包了。看着农民为此能早早收摊，我心里自恃怀着一种幸福。这些菜农也会借此和邻摊的人打招呼，“我先回家了，你继续。”收摊，是他们第一份工的完成，也是每日的第一份收获。

那天，室内新集市开张，六点不到，我就前往。走进这人声鼎沸、宽敞明亮的菜场，我顾不上看各种柜上的菜品，急着

去找农民的地摊，看还有没有。走过这曲里拐弯的蔬菜、水果、豆制品、鱼类、海鲜、肉摊等一系列专柜，在西侧靠墙的地方，有一长溜地摊，我终于找到了。

一个个挨过去，走到原先在农贸市场熟识的一位老农面前，见摊前有一小堆韭菜、菠菜，我全买了，顺便还与他简单地聊了起来。“在此还习惯？”“蛮好的。”“摊位费怎么收？”“每天2元钱。”“生意感觉咋样？”“人蛮多。”“对新菜场印象如何？”“哦，这新菜场漂亮，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比之原先是天差地别。”

告别老农，我从地摊上一路走去，还带拐弯呢。看见地上都有编号，想来是为农民摆摊有序而写。一共有60多号，规模还不小呢。

有，就好。我再用不着担心了。新菜场依旧有农民自己的地摊。我和许多人一样，依旧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时令食材，依旧可以从这些蔬菜、水果中知晓哪个节气以及品尝到这应季赋予的好物。我可以笃定地沉浸在这个自然的季节。

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快乐记忆，对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小时候的夏天，有很多独属那个季节的快乐。

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初春，我特别害怕寒冷而不怕热，所以每年的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了。除了有长长的暑假外，这个季节有很多的零食，比如自己地里栽种的黄瓜、番茄、甜瓜、玉米还有甜芦粟等。

在我们小时候，物质还不是很丰富，为了吃饱肚子，烧饭还是用一年可以产两季的籼米，晚饭一般都是中午的饭烧成粥，加个酱菜就解决了。晚饭后，拿几个小板凳围成一圈，一边乘凉一边吃甜芦粟对嘴馋的我来说那是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了。妈妈每年都会种很多芦粟，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有点奢侈的事。有句浦东的俗语说，“芦粟田头种，郎中绕道走”，那是因为妈妈是把这甘甜多汁的芦粟当作了一味养生的药。



蒲扇摇出来的快乐

我小时候是没有空调和电扇的，拿把芭蕉叶做的蒲扇，找个地方乘凉是每个夏天晚上的标配。也许，那个时间的乘凉带来的快乐，是如今这个时代孵空调、吹电扇的孩子想象不出的快乐感觉。

甜芦粟吃好，爸爸会从屋里拿出一卷凉席，找好风口铺在二楼的平台上。我躺在凉风习习的夜空下，爸爸会指着天上的星星给我科普天文知识。有时，爸爸也会讲一些各个朝代的战争故事。妈妈则会讲一些她从外婆那里听来的关于天上的嫦娥和玉兔的神话故事。看着一闪一闪的星星，还有时而弯弯时而圆圆的月亮，听着周围各种虫子和青蛙带来的大自然的“交响乐”，随着啪嗒啪嗒的蒲扇的声音，暑热消退了，慢慢地睡着了。

支断棒冰好哇，赤豆绿豆都有了。”买棒冰的人翻了翻箱子里的棒冰，拿出了一根是棒头断了半截，勉强还可以拿住，另一根是断成了2截，正好一人一半。大家兴高采烈地捧着棒冰，小心翼翼地咀嚼着那份甜蜜和冰凉，满脸幸福地笑。最后的一点都吃完了，显然是不过瘾，最后有棒头的含着棒，有纸的舔着纸，依依不舍的样子。

记得那时，弟弟妹妹吵闹不肯午睡，只要奶奶允诺睡好起来有棒冰吃，大家都会乖乖地听话。

水井里捞出来的快乐

网上有句话说，夏天的快乐是西瓜和空调给的，不知道这贩卖焦虑人有没有体会到过出生在物质不丰富年代的人的快乐。在我小时候，还没有冰箱，要在夏天体会跟冰箱冷藏一样的冰凉感，那就要靠水井了。

上世纪90年代，家里的平房加层后，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打了一个小水井。最盼望的就是妈妈休息在家的时候，卖西瓜的小推车能来村里，听着“卖西瓜”的叫卖声快到家门前，我大声地喊：“妈妈，卖西瓜的人来了……”那么小贩就会停留在我家门前。如果妈妈出门问价钱并且跟小贩开始讨价还价了，那么十有八九妈妈会考虑买西瓜了。

如果哪天家里买了西瓜，吃好中饭把西瓜往井里一放，一个下午都在惦记着什么时候开西瓜这事，连跟小伙伴做游戏都觉得没有那么上心了。两个耳朵一直在捕捉爸妈叫我回家的声音，一听到叫声我就立刻撒丫子跑回家，什么有意思的游戏都拽不住我吃西瓜的心。即便跑得满头满脸的汗，几口从水井里捞出来的西瓜下肚，暑意也减退了一半。以前吃西瓜都是用勺子挖的，中间的最甜而且籽也最少，一般爸妈会由着我先吃，我抱着半个西瓜吃到肚子也跟西瓜一样圆了也不肯停下来，那是童年记忆里不可多得的美味。

冰箱里冻出来的快乐

有了冰箱的开始几年，冰箱里如果有几块光明牌的冰砖，心头都会乐开了花。看着一整块大大的乳白色的冰砖在搪瓷碗里冒着香浓的冷气，用小勺子刮下一层送进嘴巴，随着奶香和清凉在整个口腔蔓延，仿佛整个夏天都是奶香味的。长大后，我还会每年夏天自己做冰块，做各种不成形的冷饮。赚钱后，会去批发一些冷饮，但总觉得这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没有小时候吃棒冰时那么兴奋和快乐了。

对于出生在物质不是很丰富年代的人来说，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太太好了。年纪大了不敢放肆地吃冷饮，偶尔吃一根棒冰或雪糕，那凉爽的甜会让身体分泌多巴胺，真的是由内而外的快乐和满足。

蜘蛛网的随想

□俞富章

在澳大利亚期间，也经常送孩子上学。那天，送俩孩子上学，看到路边的护栏架上挂了很多蜘蛛网。

因为蜘蛛网较多，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还停下了脚步，将其中一些图形清晰好看的蜘蛛网拍了下来。

说来也挺奇怪，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蜘蛛网了。小时候倒是常常见到的，无论是家里还是户外，都可以见到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蜘蛛网。每到过年临近，家里要大扫除，父亲就会找一根长竹竿再绑上一把小扫帚，将家里悬在房梁上的蜘蛛网扫得干干净净的。

这几年真的很少见到蜘蛛网了，我印象中自从搬入新家后家里没出现过蜘蛛网。没有蜘蛛网，自然是因为没有蜘蛛。奇怪了，过去常见的蜘蛛到哪里去了？

不过，澳大利亚的蜘蛛倒是出了名的。据说，澳洲蜘蛛的种类很多，个体差异很大，最大个体是最小品种的上千倍，为动物之最。澳大利亚有一种红背蜘蛛，个头小毒性大，据说在山区乡村，每年都有被红背蜘蛛叮咬致死的案例发生，颇为恐怖。在澳大利亚，蜘蛛可谓随处可见。所以，在路上看到蜘蛛网，实在不是一件大惊

小怪的事。为防止蜘蛛伤人，澳大利亚人非常重视家里的蜘蛛灭杀，一般人家，每年分两次进行家庭的喷药灭虫工作，所以，家里倒也很难见到蜘蛛和蜘蛛网。

说到蜘蛛和蜘蛛网，中国的古代文人墨客也是十分关注的，并且还留下了不少精彩诗篇。

曾经读到过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一首《咏蜘蛛》：“日结一尺网，知吐几尺丝。百虫为尔食，九腹常苦饥”——蜘蛛网是蜘蛛为了生计而“发明”的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这一“发明”表明，蜘蛛是挺有智慧的。

明代诗人刘基的《春蚕》也写到了蜘蛛网：“可笑春蚕独苦辛，为谁成茧却焚身。不如无用蜘蛛网，网尽蜚虫不畏人”——很有意思，说春蚕辛辛苦苦吐丝为人做衣服，但仍然难逃一死。还不如那尽吐无用之丝的蜘蛛，不但能够捕获虫子提供食物，活得自在还不用害怕人类。这是贬春蚕而赞蜘蛛呢。

杨万里有诗《宿孔镇观雨中蛛丝五首》，其中一首：“雨罢蜘蛛却出檐，网丝小减再新添。莫言辛苦无功业，便有飞虫密处粘”——风雨损坏了蜘

蛛网，不得不加以修修补补，但这不会是白辛苦的无用功，后面就可能有自投罗网的小飞虫，便可迎来大餐一顿呢！蜘蛛的应灾能力也是很强的。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幕：一张蜘蛛网悬挂在屋檐下的一角，而它的“主人”正伏在网的一边守候着；忽然，网倏地动了一下，一条飞虫飞过，正好撞到了网上，被网住了。那只守候在网边的蜘蛛向着粘在网上的飞虫慢慢爬过去……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忽然“切换”出另一幅画面：在我老家小河的河口，一张渔网张在河水中，一个男人静静地坐在岸边；等了一会，男人拉起水中的渔网，渔网中早已有一些鱼儿被网住了……

这捕鱼的方式在我老家叫扳罾。

这种捕鱼的方式，与蜘蛛编网捕食的方式多么相似，几乎如出一辙！我想，人类扳罾捕鱼一定是从蜘蛛结网那里学来的；总不会是蜘蛛受人类渔网的影响才去编织蜘蛛网的吧。显然，小小蜘蛛，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是贡献了它们特有的智慧的；人类在想到使用网络的时候，可不能忘记了蜘蛛啊。